## 有什么撩男朋友的小套路?

我和男朋友是打王者荣耀认识的。

他玩澜,刚认识的时候,我一口一个大哥,成功拉拢到他,做我的专属打野。

结果那天下午,我们双排,对面妲己忽然在公屏扣字:「对面的野王哥哥,能不能让让我,我今晚一次都没赢过呢。」

当时我正在塔下奋力拼杀, 他直接站在妲己面前不动了。

然后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妲己用普攻一下一下打死了他,接着又 在公屏说: 「谢谢野王哥哥。」

哥哥就比大哥好用这么多??

我不敢置信,痛心疾首,当场打开语音,把声音放得异常娇软:「野王哥哥,救救小乔。」

两秒后,系统就提示我,你的队友已经退出游戏。

1

生平第一次, 我对自己的声音产生了质疑。

我的声音,虽然不能称之为昆山玉碎凤凰叫,但好歹也是在新生晚会上大放异彩过的,怎么一声哥哥,就吓退了我的野王?

陈墨走过来,一巴掌把我手机扣在桌上: 「陆枝枝,赶紧换衣服出门,开学典礼七点开始!」

「!!我忘了!|

回过神看了眼时间,我不得不含泪退出游戏,又赶紧从衣柜里 拽出 T 恤大短裤套在身上,麻溜地和她出了门。

陈墨是我的大学室友。

就是她, 把原本沉迷文学的我, 带上了王者荣耀这条不归路, 还在带我两把后就弃我而去。

路上,她问我:「那野王哥哥到底是何方神圣,把你这硬汉都 化成小软妹了?」

「请你对我大哥放尊重一点,叫澜哥。」

陈墨嘲笑我: 「怎么,你还想跟人家发展一段网恋呢?」

我忽然停下脚步,叹了口气: 「实不相瞒,其实我怀疑,澜哥 是个小学生。」

她回过头,震惊地看着我。

我掰了块巧克力放进嘴里:

「你知道吗? 澜哥的头像是小猪佩奇, 昵称叫什么无敌战神龙, 还从不开麦。我觉得, 他其实就是个操作贼溜的小学生。」

话音刚落,身边忽然擦过去一阵清冽的风。

我愣了愣, 抬眼看到前面一道修长挺拔的背影, 白 T 配卡其色卷边裤, 露出两截线条十分漂亮的脚踝, 当即揪住陈墨衣摆: 「这是谁?这帅哥是谁?! |

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谁。

开学典礼上,他作为计算机学院的优秀学生代表上台演讲,我 才知道,这人就是我们院那个拿了 ACM 亚洲区域赛金奖的大三 学长,叫江沅。

江沅在台上讲话,声音清朗温柔,神态从容不迫。

我们坐在阶梯教室的角落里, 默默打开游戏。

澜哥不在,我和陈墨开始双排。

抬眼一看,大屏幕上展示出一张复杂的算法模型,江沅还在讲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话。

低头操作,逆风局,我的王昭君被对面按在塔下狂揍,焦急道:「救我,救我! |

江沅讲完了,旁边人开始啪啪啪鼓掌,陈墨没听清:「啥?」

但这个时候,大家的鼓掌刚好结束。

于是安静的阶梯教室里,回荡着我清晰的怒吼:「救我!干掉那个露娜!」

我差点与这个美丽的世界告别。

如果可以, 我想连夜扛着火车跑出这间拥挤的教室。

一片死寂里, 我干脆利落地往下一滑, 藏在了桌子下面。

陈墨在旁边死命拽我: 「起来,起来!我不能一个人承担这一切!」

我一百二十斤,她拽不动我。

台上传来江沅的声音,带了点温和与无奈: 「抱歉,看来还是我讲的东西太无聊了,下次改进。」

周围响起友善的哄笑声。

散会后,出了逸夫楼,我跟陈墨说:「江沅这个名字,全是水,听着好湿润的样子。|

这话刚说完, 我就后悔到恨不得把我的嘴永久封印。

因为江沅和他室友就走在我们前面。

江沅动都没动,倒是他室友回了下头,接着笑嘻嘻地冲他说: 「刚才那个漂亮学妹,说你湿润呢。」

在他面前丢了一次人不够,还有第二次。

我尴尬得想当场融化在这夜色里。

江沅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
刚才他在台上,我在后面坐得很远,没看清他竟然长着这么一双清凌凌的眼睛,睫毛又长又密,垂落下来,还真的挺……湿润的。

那目光在我身上扫过一眼就移开了。

我回到宿舍,仍然觉得刚才太过社死,坐在桌前悲痛万分,还摆了两朵小雏菊为自己哀悼。

陈墨问我: 「还打吗?」

我死而复生: 「打。」

正好澜哥也上了,两分钟后,我和陈墨还有澜哥,开始三排。

那天晚上,我们在峡谷驰骋,澜哥神出鬼没一刀一个,陈墨配合他收割对面人头,我.....我在一旁为他们加油呐喊。

结束后,陈墨果断给我下了通知:「拿下他,咱俩上王者指日可待。」

「你看到他的小猪佩奇了吗?那可是个小学生!!」

她斩钉截铁,毫不退缩:「那就收下他,当你的干儿子。」

其实我一直不知道,澜哥当初为什么会同意做我的专属打野。

毕竟匹配到他的那一局,我的小乔战绩是 0-1-3。

虽然我自己内心也很不解,但陈墨问我时,我还是发出了死鸭子嘴硬的声音: 「当然是因为澜哥喜欢听我讲脱口秀。」

她呵呵一笑: 「谢谢你的小幽默。」

「不过陆枝枝。」陈墨又说, 「再有一星期就到九月一, 等小学开学, 恐怕他就带不了你了。」

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,于是当晚双排的时候,委婉地开口问 澜哥,暑假作业写完了没。

澜哥说: 「没写。」

他果然是个小学生!

我激动得直拍桌子,又赶紧说:

「其实我作业也还没写,即使上了大学,某些专业也是有暑假作业的......」

澜哥打字: 「我知道。」

不! 你不知道! 你一个小学生知道什么!

我心一横,终于把我的劝学台词说了出来:「现在可以打游戏,等到了九月,你还是要按时上课,好好学习。」

不知为何,这天晚上打游戏的时候,澜哥心情似乎不太好。

对面有个小乔, 他就追着人家杀。

打到最后,小乔愤怒在公屏扣字: 「澜,你是被前任小乔绿了吗? 追着我打?」

这行字刚发出来, 小乔又被他杀了。

我傻站在原地, 寂寞地对着小兵吹了个龙卷风。

回到房间, 澜哥跟我打字: 「不打了。」

我很惊讶: 「这么早就不打了?这不是才八点多?」

「写暑假作业去。」

说完这句话他就下线了。

他已经把我带到了铂金, 他下了, 我也不敢自己排。

没有澜哥的我, 只配在青铜局徘徊。

我含泪下线。

接下来两天, 澜哥都没有再上过线, 估计是在赶作业。

我也没闲着,因为要跟陈墨尽快把这学期的软件设计主题定下来。 来。

还收到团委通知,要去新生军训现场做志愿者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去食堂搬了一大桶冰绿豆汤,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操场。

足球场上,右边第三个凉棚,就是我们学院的。

我刚把几十斤的大桶放下, 瘫在椅子上喘气时, 就看到凉棚外站着的熟悉身影。

高挑修长, 眉眼清俊。

江沅。

那天晚上距离太远,天色太暗,上帝保佑他没看清我的脸。

他看着我,皱了皱眉,冲一旁正在吃西瓜的两个男生道: 「怎么让女生搬这么重的东西?」

他们赶紧澄清:「不知道啊,是她自己搬过来的。」

话音刚落,陈墨从另一边一路小跑过来: 「陆枝枝,我说叫人去搬绿豆汤, 你怎么自己跑了——|

她惊得声音都变了调:「你一个人搬过来的?!」

「是的。」

同住了一年,她对我的力气还是没有清晰的认知,愣愣地站在原地,半天没说出句话来。

她后面跟过来俩男生,估计是陈墨本来叫过去帮忙的,这会儿惊叹声此起彼伏。

我也不懂,搬个绿豆汤怎么他们就惊讶成这样。

有个男生在旁边笑:「想不到你看起来瘦瘦小小,力气还挺 大。」

瘦小。

这俩字让我眼皮跳了跳。

的确,我表面看上去是挺瘦一姑娘,脸小,下巴尖,露出来的小腿和脚踝都很细。

但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的腰和大腿上藏了多少肉,臂膀又是多么健壮。

我正坐在原地愣神,旁边的江沅忽然走过来,拿一次性纸杯盛 了杯绿豆汤给我:

「你搬过来的, 先喝点吧。」

他站在我面前,微微低下头。

我仰头看着他,目光落在他利落的下颌线条和湿润的眼睛上, 停顿了几秒。 那杯绿豆汤被递到我手上时, 他指尖正好擦过我手指。

冰凉又柔软的触感。

我心跳忽然漏了一拍。

怎么说呢,我感觉这一瞬间,我对他产生了一些不可言说的非分之想,大概起源于荷尔蒙作用下的生理本能。

江沅很快收回手,又移开眼神。

新生军训休息的间隙, 我们就过去给送绿豆汤。

但天实在太热,很快冰被晒化,温热的绿豆汤也没几个人想喝。

到最后,我们彻底闲了下来,坐在棚里,对着个小电扇猛吹。

震天响的口号声里,有人提议:「不如打把游戏。」

没有异议,我们开始上号。

原本我以为像江沅这种一心向学的科创大佬,肯定是不会打游戏的。

没想到他竟然流畅地登录并加入房间,我这才发现,他都王者 二十四颗星了。

在房间里的时候, 我特意看了一眼江沅的头像。

一只圆滚滚的橘猫,看上去还有点眼熟。

「学长段位太高,我们只能打匹配了。」

其实他们可以打排位,只是为了迁就铂金的我。

我在那咔咔选英雄,几番纠结,犹豫着到底是用小乔还是瑶,陈墨在旁边说: 「有区别吗?」

反正都是一样的菜。

我破罐子破摔:「算了,你们缺啥,我补位得了。」

菜但自信,这就是我。

眼看着其他三个人英雄都选好了,我问江沅:「江学长,你玩什么?」
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,接着又垂下眼去,在屏幕上点了一下: 「我玩澜。|

3

万万没想到, 江沅的澜玩得比澜哥还行云流水。

开局不到三分钟, 他就拿了五个人头。

我开着庄周跟在陈墨的鲁班后边,一边努力辅助一边说:

「其实我前几天认识了一个小学生, 他的澜玩得也很好。」

对面的江沅抬起头,迅速地扫了我一眼:「小学生?」

「对,就是他把我带到了铂金。不过比起江学长,他的操作还 是略逊一筹。」

江沅淡笑了一声, 我琢磨了一下, 没理解这笑声是什么意思。

难道他是对我把他和小学生相提并论很不满吗?

想到这里,我赶紧澄清:

「虽然那是个小学生,但他玩得真的很好。有一把,对面五个人把我按在野区毒打,他神出鬼没,在我剩一丝血的时候拿下五杀,救我狗命……」

话没说完,我就死了。

陈墨无语: 「陆枝枝, 你说话的时候也稍微操作一下游戏吧。」

我赶紧道歉,江沅说:「没事,我来了。」

这话听着也太有安全感了。

更有安全感的,是他一番令我目不暇接的操作后,对面三个人被他通通送回泉水。

这局结束,旁边一个男生冲我挤眉弄眼:

「学妹啊,我们江沅不光澜玩得好,李白韩信也都不在话下,怎么样,动心不?」

我当然.....动心啊。

但我还是故作矜持地说: 「我段位太低,恐怕不能和江学长一起打排位了。」

话音刚落,我就收到了江沅的好友申请。

我立刻忘记矜持,火速通过。

陈墨在一旁煽风点火: 「微信也加一下吧,说不定枝枝还有别的事情要请教学长呢。」

总之,我就这样加到了江沅的微信。

我这才有机会放大并看清他的头像,正是学校食堂门口那只被学生们喂得圆滚滚的橘猫。

他的朋友圈,空空荡荡。

开了一个月的权限,但这一个月一条都没发过。

我就不一样了, 我好能逼逼, 一天可以发十条朋友圈。

加完好友的第二个小时,江沅就来找我了。

他开门见山,直接问我:「你们大二的软件课设,导师是宋宜?」

想必他是在我朋友圈看到了吐槽。

我一个猛子从床上坐起来: 「是。」

「她是指导我 ACM 比赛的老师,人很好,不用担心。」江沅说,「你们做的这个课题,我之前做过练习,需要的话,我可以把源码发给你参考。」

我猛点头,意识到江沅看不到之后又赶紧打字:「需要!谢谢江学长!」

「下午来的时候记得带电脑, 我给你讲源码。」

我到操场的时候, 江沅已经到了。

我自觉地打开电脑,放在他面前。

他讲得很慢,也很详细,我用尽毕生智商理解了半天,还是听不懂,只好从头到尾保持着礼貌的假笑,还边笑边点头。

笑到最后, 我脸都僵了。

江沅给我讲完源码后,新生也军训得差不多了。

空掉的桶被两个男生搬走,我刚转头看向陈墨。

她就飞速抓起书包,边跑边喊:「枝枝你让江学长送你回去吧,我先去拿快递了!」

说完涌入新生的洪流中,一眨眼就不见了。

天色已经微微暗下来,江沅冲我笑道: 「既然如此,我送你回去吧。」

我没想到江沅这么上道,走在路上的时候,他还问我: 「刚才给你讲的源码,没问题了吧?」

「有问题。」我诚实地说, 「我写代码的水平……实在不怎么样。从下周起, 可能会经常骚扰学长了。」

江沅扑哧一声笑出来,我这才发现他眼下有颗小小的泪痣,笑 起来眼尾向下,显得十分无害。

他说:「没问题。」

他对我的态度如此之好, 想来是没认出那天晚上的人就是我。

这个念头才刚冒出来,江沅就说:「对了,那天晚上在阶梯教室,我讲得真的很无聊吗?」

[.....]

如果现实里也有回城, 我会在五秒钟之内回到泉水。

我尴尬得头皮发麻,还强自镇定地说:「倒也不是无聊,主要是听不懂。」

江沅又笑。

我怀疑他在嘲笑我,可是我没有证据。

江沅把我送到宿舍楼下,四周一对一对,全是难舍难分的小情侣,有一对甚至站在暗处深吻,亲出了水声。

我十分尴尬,可江沅镇定自若,只是把手放在我脑袋上,轻轻拍了拍,温声说:「明天见。」

他为什么要拍我脑袋?他怎么会拍我脑袋?!

我一脸恍惚地往寝室楼里走,然后一头磕在了玻璃门上。

4

「咣! |

「陆枝枝! |

我没有理会江沅在身后叫我的声音, 捂着额头冲进了楼里。

结果一回去,陈墨就一声惊呼: 「陆枝枝,你额头怎么了,江 沅给你打肿了? |

[.....]

我站在镜子前看了看,额头上一片红肿。

江沅已经给我发来了微信: 「你的额头还好吗?」

「没事,就轻轻撞了一下。」

我觉得真相实在是太丢人了, 没好意思告诉他。

发完消息,我上号看了一眼,澜哥依旧不在线,估计是作业太多。

再切回来时, 江沅又发来一条消息: 「打游戏吗? 一起吧, 我带你上分。」

啊?啊?这么主动的吗?

我十分迅速地上线。

江沅拿了个小号,和我一样,铂金段位。我被他拉进去的时候,房间里还有两个人。

江沅说: 「我室友高严和他女朋友小葵,叫熟悉的人可靠一点,不然我怕坑你。」

他好谦虚,谁坑谁还不一定呢。

四缺一, 江沅发了个召集, 把人凑齐, 开了。

第一局,对面 ban 了澜,江沅丝毫不慌,秒选李白。

「枝枝要玩什么? |

他怎么忽然叫得这么亲昵??

我心神荡漾了两秒,然后迅速地反应过来,我的昵称叫枝枝茉茉茶。

对不起, 打扰了。

「我玩瑶吧。」

「不要瑶。」召集来的那位司空震大哥忽然开口,「瑶都是混子,你用钟馗吧,控制强,东皇太一也行。」

道理我都懂,可是我不会啊。

江沅从容道: 「不用管他,你选你想玩的,我都带得动。」

我快哭了。

这不就是所有菜鸡辅助梦寐以求的野王哥哥吗??

我是个冷酷无情的女人,瞬间就把遨游在知识海洋里的澜哥抛诸脑后。

最后我还是选了瑶。

然后从开局起,司空震大哥就一直在抱怨,语气愤愤不平,从他遇到的混子瑶一直说到我身上。

我被他念叨得心惊胆战,一不小心从江沅头上飘下来,冲进了敌人堆里。

我死了,对面团灭了。

趁着他们杀我的机会,江沅拿下三杀,小乔和伽罗一人带走了 一个。

司空震立刻高喊: 「瑶怎么死的? 瑶会不会玩啊?!」

「对不起,对不起!」我光速道歉,「下次不会这样了,我刚玩两个星期,不是很熟练。」

司空震更气了: 「排位是你用来练英雄的地方吗? 我看你这辈子就只配待在铂金。

江沅收割掉第七个人头,冷冷开口: 「我看你也就那样吧, 2-5-3 的战绩, 老盯着瑶说什么呢? |

我觉得我这个人脸皮挺厚的,但在江沅面前被人直白地说我菜,还是很不好意思。

这局结束后,我说:「要不我空个位置出来,给你们叫个可靠的队友吧?」

我本意是想让陈墨顶替我,没想到话音刚落,江沅就把司空震 踢了,然后对我说:「叫她过来吧。」

啊.....这。

「别听他乱说。」他笑了一下, 「你还会舍命救队友, 玩得挺好的呀。」

我被他那个温柔又清晰的尾音击中,心跳忽然加快。

陈墨上线前,忽然让我闭麦,然后一脸严肃地看着我。

「我觉得江学长不错,比小猪佩奇更可靠。」她接着说,「而 且还能给你讲源码,拿下他,你的课设和王者都不用愁了。」 [.....]

虽然我不想承认,但我真的心动了。

又会写代码又会打野, 最关键的是, 人还很帅。

陈墨上线后,我们的战绩就开始一路飘红,拿下七连胜,成功 把我送上了钻石五。

这个段位对于刚玩两周的我来说,实在是太沉重了。

「今晚就打到这里吧。」我矜持地说, 「我要下线做课设去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江沅退出房间,干脆利落地下了线。

我盯着电脑看了半个小时。

眼前全是代码,脑子里都是男人。

陆枝枝,主动出击,追求幸福!

我给江沅发了条消息:「学长明天有空吗?我刚看源码,又有些地方不太看得懂。」

最后我们约了早上九点,在图书馆六楼的独立教室见面。

开一个独立教室,至少需要刷三张不同的校园卡,为此陈墨特地放弃了明天的午饭,把她的卡借给我:「陆枝枝,不要辜负我为你做出的牺牲!」

为了不辜负她, 我早上七点就爬起来化妆挑衣服。

花了整整半个小时,精心化好一个绿茶妆后,我又从衣柜里翻出最遮肉的一条碎花裙子。

毕竟我代码写得不好,游戏也打得很菜,算下来,外貌大概是 我能吸引江沅的最大优势了。

前提是,不要被他发现我体重的真相。

我穿好碎花裙子。

穿上高跟凉鞋。

梳了个可可爱爱的丸子头。

然后, 背着我黑漆漆的硕大电脑包出了门。

计算机学子,不配优雅。

天热得要死,到图书馆门口时,我老远就看到江沅站在楼梯下的阴凉处等我。

格子衬衫工装裤,这种再普通不过的程序员打扮,也被他硬生生穿出了少年风华的优雅气质。

我的目光从他毛茸茸的发顶掠过,定格在那双水润的漂亮眼睛上。

然后在心里十分粗鲁地吐出一句——

好帅啊, 真他妈的好帅啊。

我生平头一回知道, 自己是个颜狗。

踩着高跟鞋,我一路小跑到江沅面前,仰起头看着他。

真好,他比我高这么多,看我的时候一定觉得我的脸很小。

5

万万没想到,由于图书馆空调开得太冷,从坐在那里的第二个小时起,我就感觉鼻子里痒痒的。

第七次当着江沅的面吸了吸鼻子之后,我抽了张纸巾捂住鼻子,冲江沅礼貌微笑:「学长,我去趟洗手间。|

然后我躲在洗手间,给陈墨打电话: 「能给我送件外套过来吗? 图书馆太冷了呜呜呜, 我刚差点在江沅面前流鼻涕。」

陈墨无语: 「陆枝枝, 校园卡都在你手上, 我怎么进图书馆啊?」

「那我咋办啊?」

「实在不行你就跟江沅说,东西忘寝室了,要回来拿一趟。」

只好这么办了。

我在洗手间擤完鼻涕,又从裙子口袋里掏出粉饼和口红补妆,然后回到小教室。

——我之前坐的那把椅子上, 搭着一条鹅黄色的小毛毯。

?

江沅敲了几下键盘,抬头看我: 「图书馆挺冷的,你把毛毯披上吧。」

这毛毯软软绒绒的,上面竟然还绣着几只鸭子。

江沅一个直男, 怎么会买颜色这么嫩的毛毯?

我心头警铃大作,没披,只是吸了吸鼻子,问他:「学长,这是你前女友用过的吗?」

「当然不是。」他似乎怔了怔,失笑道, 「这是上次我献血后, 红十字会送的礼物。我没有前女友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 「没有前女友」这五个字, 他咬得很重。

「那你来图书馆……习惯带毛毯哦?」

「不是啊。」他支着下巴,抬眼看着我笑,「我怕你穿裙子会 冷。」 呜呜呜。

他好贴心, 我好爱他。

听江沅这么说,我就非常欢快地披上毛毯,继续听他给我讲协同过滤算法。

其实很多东西我理解得非常吃力,但还是锲而不舍地继续往下听。

讲到最后,江沅屈着指节敲敲桌子,跟我说:「不用担心,很 多地方你现在不懂,做课设的过程里就会慢慢理解了。」

顿了顿,又说:「这和打游戏是一个道理。」

其实我非常讨厌别人跟我讲这种没有用的大道理。

但可能是江沅的眼睛太过好看,听他说话,我除了点头,不想干别的。

最后我合上电脑,微微低下头,抿唇微笑,跟江沅发出邀请: 「快中午了,学长要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?」

来之前我特意对着镜子观察过,从这个角度看,抿着嘴唇的我看起来非常柔弱,像一朵风雨中的娇花。

在军训的新生大部队到来之前,我和江沅在食堂解决掉午饭,还不忘帮陈墨带了一份。

随后江沅便说:「那我送你回寝室吧。」

回寝室的路上,我们要穿过一条地下通道。

穿到半路, 我卡住了。

不,不是我卡住了,是我的高跟鞋,卡在了下水口的缝隙里。

第一下抬脚,没抬起来,再一用力,高跟凉鞋三根细细的带子,直接被我扯断了两根。

身子剧烈地晃了一下, 我险些没站稳, 好在被江沅一把扶住。

一瞬间, 我脑中闪过歌声。

天空是蔚蓝色,窗外有干纸鹤。

•••••

我不想再回忆那个场景了。

之前我在江沅面前丢过的所有人加起来,也不及那一幕。

最后江沅蹲下身,替我把鞋子拔出来的时候,我眼神空洞,神思恍惚,十分麻木地道谢: 「谢谢学长。|

江沅举着只剩鞋底的黑色小细跟,沉默了两秒:「不然,我背你回去吧?」

我一个激灵,忽然清醒过来。

要是让他背我,我的体重,我肚子上的赘肉,我健壮的胳膊,不是全暴露了吗?

## 绝对不行!

我呵呵一笑: 「没事,我打电话让室友帮我送双鞋子过来。」

五分钟后, 陈墨拎着一双鹅黄色的向日葵拖鞋, 出现在地下通道里。

我当着江沅的面,脱下另一只高跟鞋,换上拖鞋,维持着我最后一丝优雅和理智:「学长,今天就送到这里吧。」

江沅走后, 陈墨猖狂的笑声立刻回荡在整个地下通道里。

「哈哈哈哈哈陆枝枝,这就是你计划好的完美约会吗?」

「闭嘴啊啊啊!」

要不是看在刚脱了鞋的份上,我差点亲手捂住她的嘴:「说不定江沅还没走远呢!」

回去后,我把那双残缺不全的高跟凉鞋扔了,坐在桌前努力自 我安慰:「算了,只要我不尴尬,尴尬的就是江沅。」

刚说完, 江沅的微信就发过来了。

「枝枝,你给你室友带的午饭还在我这里。」

看来他一点都不尴尬。

我实在是没脸见他了。

最后饭是陈墨自己下楼拿的。

回来后,她还特地跑来告诉我:「江学长说,让你不要有心理负担,他不觉得尴尬,还觉得你挺可爱,挺真实的。」

可爱。

真实。

我被这两个词又一次瞬间击中。

陈墨把午饭放在桌上,转头冲我挤眉弄眼: 「我看,江学长大概率也对你有点想法。」

6

我死灰复燃。

并决定再找个机会约江沅出门。

但在此之前,我又要开始减肥了。

其实我下巴很尖,眼睛又圆又无辜,哪怕不化妆,这张素颜的脸依旧很能打。

但我是个胖子,只胖身上不胖脸的那种。

那天晚上洗澡的时候,我对着朦胧的镜子看了半天,不得不沮丧地承认,世界上就是有我这种怎么努力,都不可能瘦成细腰长腿大美女的人。

哪怕我每天跑步五公里,哪怕我戒碳水戒到低血糖,哪怕最爱的豆乳茉茉茶,我三个月才敢喝一杯。

假如我真是一个体重九十斤,腰围一尺九的美女,刚才那种尴尬的场景下,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和江沅发生一些亲密接触了。

比如, 让他背我, 或者抱我回来。

或者,干脆顺势靠进他怀里。

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肢体接触,生怕他发现我其实是个胖子。

我开始节食,每天只吃两颗苹果,半根玉米,还要夜跑四公里。 里。

才三天,我就饿得头晕眼花,打游戏都手指发软。

结果三天后, 去宋宜老师那里汇报课设进度时, 我竟然碰上了 江沅。

他一看到我就皱起眉头,等我们汇报完出去,他第一时间追了上来,问我: 「枝枝,你脸色怎么这么差? |

「有吗?可能粉底色号选白了——」

我强装镇定地瞎编了个理由,结果刚说完就眼前一阵发黑,向身后的墙壁倒了过去。

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秒,我不忘对江沅发出掷地有声的拒绝: 「别碰我! |

•••••

我以为睁开眼我会躺在医院,但并没有。

还是在院办公室,只是从走廊转移到了休息室的长椅上,江沅 和陈墨都守在旁边。

我醒来,第一句话就是:「学长,你刚才没扶我吧?」

江沅沉默片刻: 「没有,你室友扶住了你。」

我怀疑地看向陈墨。

她猛点头:「真的,一见你晕倒,江学长立刻后退一大步,离你起码半米远。」

那就好那就好。

江沅的神情看起来有些严肃,他问我:「你这几天都没吃东西吗?」

「我.....我肠胃炎,吃不下。」

我垂下眼,心虚地避开了他的目光。

最后江沅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给我,又主动把我送回寝室。

中午的时候,他还给我送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皮蛋瘦肉粥。

「就算肠胃炎,也要好好吃饭。」他把袋子递到我手上,「你 都饿瘦了不少。」

我精神一振:「真的瘦了?」

「.....真的。|

江沅似乎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。

我转身上楼,把那碗粥放在面前的桌上,一边吃苹果,一边盯着它看,每一口都咬出了穷凶极恶的气势。

陈墨劝我别折腾了: 「万一江学长就喜欢你真实不做作的灵魂呢?」

我难得心头酸涩:「不可能。」

她不知道,我是从高中时一百五十斤的体重瘦下来的,自然知道这个世界上,纤细与美貌才是无往不利的通行证。

怎么说呢?

现在的我顶着这张脸,发生某些意外时,江沅还能带着滤镜夸我一句可爱。

但如果是高中时的我。

别说江沅了,就连我自己都想骂一句,丑人多作怪。

过两天就是学校的社团宣传活动,晚上江沅没找我,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他带我上分。

我上游戏签到, 发现澜哥竟然在线。

犹豫了一下,我邀请他进房,澜哥秒同意。

我和他待在房间里,相顾无言了半分钟。

瀬哥打字问我: 「你心情不好吗?」

「弟弟,你不懂。」我深沉地叹了口气,「爱情这杯酒,谁喝都得醉。当然,这个话题对于年仅小学的你来说,还是太深奥了。」

澜哥说: 「我懂,身边有很多对。」

现在的小学生都这么开放了?

我大为震惊时, 澜哥又问我: 「你有喜欢的人了吗?」

你还没到十二岁,问这种问题真的好吗??

「大人的事你少管!」

结果他还无情嘲讽我: 「我带你上分的时候,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」

「我现在不需要你了,弟弟。」我冷酷无情地回击,「我遇到一个更厉害的打野,人家不光会玩澜,李白韩信都不在话下,要不是他现在不在线,我就拉他过来给你见识见识。」

这一次, 澜哥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他问我: 「所以,那就是你喜欢的人?」

Γ.....Ι

7

就因为澜哥这一句话, 我飞速下线, 落荒而逃。

没有别的原因。

单纯只是因为他问出这句话时,我脑中自动浮现出江沅那张清俊温和的脸,还有无数有关他的画面,然后心脏就开始剧烈地跳动。

江沅认真给我讲代码的样子。

江沅的李白丝血四杀,从对面手里救下我的场景。

......还有那天在阶梯教室,我坐在台下,看着他在台上从容镇定的风华气度。

完了,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江沅了。

不是见色起意那种,是想跟他共度余生的那种。

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没多久,我很快又和江沅见面了。

在学校盛大的社团宣传活动上。

我作为音乐社的副社长,抱着吉他走到我们的位置上,才发现隔壁算法社桌前坐着的,正是江沅。

他那张脸往那一杵,直接导致算法社学妹报名数量激增。

学妹们腰肢纤纤,腿又细又白。

社长顾时一拍桌子: 「气势不能输! 陆枝枝, 你给大家唱一个! |

面前像天桥卖艺似的围了一圈人,我低下头,拨了两下吉他弦,唱了我最拿手的一首歌。

我自己写的,《秘密情书》。

第一个字唱出口, 我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回忆中。

高中时, 我曾经唱这首歌跟一个男生表白。

结果他听完,跟我说:「陆枝枝,你的声音是很好听,但我还 是喜欢瘦一点的女孩子。」

这话已经说得很委婉了,但「瘦一点」三个字,还是瞬间把我 钉死在十字架上。

已经高三, 我却开始拼命减肥。

早饭减半,过午不食,每天夜跑,不出半个月,我就因为低血糖被送到了医院。

从小玩在一起的表哥专门来看我,叹着气劝我:「枝枝,哥体 谅你的心情,但你好歹等到高考后。」

见我不说话,他把手里提着的、我平时最喜欢的蓝莓蛋糕放在了我面前,示意我进食。

我沉默很久,才拿叉子切下一大块蛋糕,恶狠狠地塞进了嘴 里。

高考后的那个暑假,我在健身房里泡了两个月,瘦了三十斤。

暂时脱离了曾经那个圆滚滚的胖子形象,却还离纤细差得很远。

以至于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喜欢上江沅后,心头涌上的第一反应 不是羞怯,而是恐惧。

江沅所见过的我,是漂亮的脸,和被衣服遮住的身材。

它们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、真实的我,我甚至不敢像小说和帖子里教的那样,找机会给江沅投怀送抱。

这个世界永远不会优待胖女孩。

一首歌唱完,我从回忆中抽离,一抬眼,就看到一步之外站着的江沅。

他很专心地看着我, 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, 好像落进去细碎的星光。

没等我反应过来,他就对顾时说:「顾社长,你的副社我借用一下。」

说完,他就向前跨了一步,一把握住我的手。

在我剧烈的心跳声中, 江沅拽着我往人群外走去。

吉他还被我挎在身上,垂手时指尖拨过琴弦,发出铮铮的声响。

那一瞬间,无数小说和电视剧里的桥段闪过脑海。

.....救命啊,我好心动。

我和江沅艰难地挤出人群,渐渐远离了身后的喧嚣。

但江沅一直没有松开我的手。

我张了张嘴: 「学长,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?」

「请你喝奶茶。」

?

「为什么?」

他稍微停了一下,转头看着我: 「因为你刚才,唱了我最喜欢的歌。」

他也喜欢《秘密情书》吗?

就这样, 我晕晕乎乎地被江沅拽到了校门外的那家茉沏。

熟悉又充满诱惑的甜香扑鼻而来,江沅在那里认真地研究菜单,我于是向他大力推荐我的挚爱,豆乳茉茉茶。

江沅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,问我:「你的游戏昵称,好像就叫这个?」

「对,就是它。」

「好。」他转头对店员说, 「要两杯豆乳茉茉茶。」

我挣扎着补上了最后的倔强: 「三分糖,谢谢。」

五分钟后, 我咬着吸管, 和江沅一起坐在店里吹空调。

结果奶茶刚喝了两口,他又问我:「中午想吃什么?」

我的苹果和小番茄还在寝室里等我呢!

虽然这么想,我却不敢说出口,只能委婉地暗示: 「我不太饿。」

江沅就当没听到,一边划着手机屏幕一边问我: 「寿喜锅怎么样?」

我张了张嘴,找借口: 「.....太甜了不喜欢。」

「那小龙坎?」

「太辣了我上火。」

「猪肚鸡呢?」

「过于清淡了。」

说到最后,我感觉自己像个没事找事的杠精,有点不敢看江沅的眼睛。

他无奈地叹了口气: 「那你想吃什么?」

我几番挣扎,终于妥协:「算了,就猪肚鸡吧。」

我本意是想去喝碗汤就矜持地表示自己吃饱了,结果江沅坐在我对面,抄着公筷,把锅里的鸡块一块一块夹进我碗里。

他还操作得很有节奏感,一块刚吃完,下一块就来了。

这个鸡,太香了。

我终于短暂地放弃了抵抗。

最后我吃撑了,靠在椅背上一边消食一边忏悔,江沅又给我点了杯桂花酸奶。

?

过分了啊兄弟。

我拿小勺舀起一勺酸奶,正要往嘴里送,脑中电光石火般闪过 一个念头。

不对啊!《秘密情书》是我自己写的歌,今天应该是江沅第一次听到,怎么成他最喜欢的了??

这么想着,我就把这事问了出来。

结果江沅十分从容地说:「这不是我第一次听。之前,在新生晚会上就听你唱过。|

我的记忆跟着他的话往回倒。

一年前的新生晚会上, 我的确抱着吉他登台演唱过。

那时候,我穿了件淡黄色的碎花棉布裙子,安安静静唱歌的视频,还上了学校表白墙和公众号宣传。

也是因为这个,顾时向我抛来了音乐社的橄榄枝。

江沅笑意更浓: 「你唱歌的时候,我就坐在台下,第一排。」

? 我那时候怎么没发现台下有这么帅一男的?

痛失良机!

我正在扼腕叹息, 江沅又开口了:

「所以,在阶梯教室的那次,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——陆枝枝,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你很久了。」

8

江沅说完这句话就起身结账去了。

留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,抱着吉他努力思考。

他说的那个意思,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?

要真的是那个意思, 他为什么说得如此委婉?

男人, 你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吗?

回去的路上,我顺口问江沅这顿饭花了多少钱,准备和他 AA。

江沅不肯告诉我: 「如果你想还给我的话,就什么时候再给我唱一遍这首歌吧。」

他把我送到楼下就转身离去,全然不顾这句话在我心里掀起了 多大的波澜。

再唱一遍?

他知道这首歌是用来表白的吗?

回到寝室, 我放下吉他, 对着穿衣镜认认真真地打量自己。

这段时间拼了命地节食,已经小有成效。

再瘦十斤, 我就能和纤细两个字沾上边了。

就在这时, 陈墨推门进来。

「陆枝枝, 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! 」

她一声惊呼, 我愣在原地。

「我现在不该回来? ......那我走? 」

「.....你少看点没用的梗吧!!」

她举着手机跑过来,点开院群的聊天记录给我看。

?

是谁把我和江沅牵着手挤出人群的照片发在了群里??

「咱们院群里都炸锅了,说做梦也没想到,最后是你陆枝枝把 江沅拿下的。|

她说完就收起手机,上上下下打量着我:「说吧陆枝枝,你俩什么时候背着我成的?」

「……什么成了,怎么就成了?八字还没一撇呢。」

我火速打断了她,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。

陈墨的表情看上去很诡异,像是空口吃了半颗柠檬。

「江沅也是个别扭……算了,陆枝枝,男人嘛,都是这样若即若 离的,你不妨试探一下他。」

我在王者峡谷里蹲守了三天,终于蹲到了澜哥上线。

在我提出要跟他绑情侣关系的时候, 澜哥沉默了很久很久。

我怕他觉得我对他一个小孩有非分之想, 赶紧澄清:

「我就是借用一下这个名头,真的,姐姐对你没有别的意图。|

澜哥终于通过了我的申请。

当晚,我和陈墨跟江沅三排的时候,开始了我们拙劣的表演。

一局结束, 陈墨提出要和我绑亲密关系, 并发出做作的疑问。

「咦, 陆枝枝, 你的情侣关系怎么没了, 绑给谁了? 」

我故作淡然: 「哦,我和澜哥绑了。」

房间里寂静了三秒,然后江沅开口了,嗓音淡淡: 「你上次说的那个小学生?」

! 草 (一种植物)

我竟然忘了,上次我已经不小心,把澜哥的真实身份透露给了 江沅! 但事已至此, 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瞎编:

「那都是误会,其实我已经和澜哥见过一面了,你说巧不巧,他正好和我们同城,还是个一米八九的大帅哥,他还请我喝奶茶,吃蓝莓蛋糕......」

我信口胡说了半天, 江沅终于有反应了——

他笑了。

这笑声里带着三分凉薄三分讥笑四分漫不经心。

然后他淡淡道: 「是吗?」

我斩钉截铁,气势汹汹:「是的!」

话音刚落, 江沅就下线了。

啊这??

他生气了吗?

我心头刚窃喜了一会儿,江沅忽然给我发了个微信。

「下楼吧,我在你们寝室楼下。」

我大为震惊: 「这么晚了你来我楼下干什么?」

他发了个扶猫脸的表情包,然后说:「来给你送奶茶和蓝莓蛋糕。|

大晚上的, 我怎么可能吃这种热量爆炸的东西!

我正想发过去一句「不用了,你留着自己吃吧」。

江沅就说: 「你下来吧, 枝枝,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」

最后我穿着新买的,十分遮肉的桃叶中水手服,披了件小外套就下楼了。

出去的时候, 我一眼就看到了公告栏旁边站着的江沅。

他头顶亮着一盏路灯,光芒流淌下来,把他带着淡淡笑容的脸照得特别好看。

他只随随便便站在那里,已经是很耀眼夺目的存在。

难免让人觉得自卑,又心生畏惧。

我默默地蹭过去,站在江沅面前,问他:「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呀?」

尾音上扬,以显示我的活泼可爱。

但江沅显然没感受到我的活泼,只是把手里拎着的东西往前一递: 「给你的豆乳茉茉茶,和蓝莓芝士蛋糕。」

我好心动,但我不敢轻举妄动。

我的手在空中犹犹豫豫了半天,终于一咬牙把东西接了过来。

江沅笑了: 「回去吃掉就早点睡吧。」

他说完, 转身就走。

我不敢置信: 「......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事情?」

「那倒也不是。」

江沅转头看着我,眼中有莫名的光: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」

第二天, 我跟陈墨去宋宜老师那里汇报课设进度时, 带上了电脑。

我对着源码演示讲解了一番,然后忐忑不安地看向宋宜老师。

她推了推眼镜,唇边噙着一丝意味不明的笑:「你这个算法模型,是江沅给你的吧?」

我震惊之下不打自招,脱口而出:「您怎么知道?」

陈墨在后面猛地拽了一下我的衣摆。

但话已出口,覆水难收,我只能看着老师,尴尬而不失礼貌地 微笑。

结果宋宜老师不但没生气,反而笑得更灿烂了:

「因为这个算法模型就是江沅开发的,连数据分析都是他自己出的。不过也正常,让你们大二的学生写算法,确实有点太为难了。」

江沅说得没错,老师果然人很好。

她甚至还和颜悦色地对我说:「江沅很不错的,优秀又谦虚。 陆枝枝啊,你眼光真好。」

我晕晕乎乎地出了办公室,好半天才想起来给江沅发消息。

结果他很坦然地承认了:

「我昨天特地跟宋宜老师说过,而且我自己做的算法模型,给 我.....想给的人用,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?」

直觉告诉我,江沅本来想说的话,或许和这句有些不太一样。

但那句「想给的人」,已经足够让我心动。

我下定决心,再瘦十斤,就跟江沅表白。

结果江沅这个人,忽然开始天天送吃的投喂我,令我的计划一度搁浅。

这天晚上, 江沅又跑来给我送宵夜, 热腾腾的铁板豆腐。

「南门外的美食街买的。」江沅摸摸我脑壳,目光竟然有些慈爱, 「吃完早点休息。」

我快哭了。

他怎么老买我每天最想吃的东西啊!

回去后,我扎了块铁板豆腐放嘴里,跟陈墨吐槽:

「江沅就跟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似的,我下午随口说我想吃铁板豆腐,晚上他就给我买回来了。」

陈墨停顿两秒,意味深长地说:「或许这就是心有灵犀吧。」

我站在镜子前,捏了捏肚子和大腿上的赘肉。

「没办法,节食计划行不通,就只能加大运动的力度了。」

我把每晚夜跑的距离加到八公里,风雨无阻。

而且,运动时我穿的运动短裤和短袖都很贴身,将我的身材暴露无遗。

为了防止去操场的路上被江沅看到,我每天出门时都要戴上口罩,还要注意一路上四下观察,到了乌漆嘛黑的跑道上再摘下来。

昨晚下了雨,操场上湿漉漉的。

我发誓,我原本只是想在角落的水泥地上做一下跑前热身。

结果脚下一滑,一声惨叫。

「呵!! ————

我, 当场给大家表演了一个操场劈叉。

我疼得眼泪都冒出来了,试图撑着地面站起来,可稍微一动,腿和胯骨就钻心地疼。

旁边已经有热心的小姐姐围过来,问需不需要扶我起来。

我强颜欢笑: 「不用.....我学舞蹈的, 练基本功呢。」

然后艰难地摸出手机,给陈墨打电话:「呜呜呜快来救我,我 被封印在操场上了!」

「.....说人话。|

「我热身的时候不小心劈了个叉, 现在动不了了!! 」

10

我做梦也没想到,她会把江沅带过来。

而且他们来时,还通知了操场广播站的工作人员,以至于这一 片漆黑的角落忽然被高杆路灯照得大亮,广播里还在循环播 放:

「有同学跑步时不慎受伤,请大家远离操场西北角,避免踩 踏……」

如果此刻的操场是舞台, 我就是聚光灯下最闪耀夺目的女主。

本来还没多少人注意到这边,广播一喊,好家伙,全都围了过来。

等陈墨带着江沅挤出人群来到我面前时, 我已经绝望了。

此刻的我,正穿着超紧身的短袖和运动短裤,劈着叉坐在地上。

强壮的大腿和胳膊,肚子上软绵绵的赘肉,全都清晰地呈现在众人面前。

旁边人群的窃窃私语传入耳中。

「诶,那个摔伤的不是咱们院的陆枝枝吗?」

[她怎么摔伤还劈叉啊,好好笑。]

「原来她一点也不瘦。」

「你别说,我好羡慕陆枝枝啊,你看她身上肉肉的,但脸又小 又精致......」

说这些话的人,其实都是没有恶意的。

可我还是深深地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,甚至不敢抬头看江沅的眼神。

我苦心经营,拼命想在他面前掩饰的一切,就这样毫无保留地 展现给了江沅。 就好像一出排练到一半的戏,演员还没换好装,幕布就已经拉 开。

江沅会怎么看我呢?他会不会也礼貌地告诉我,陆枝枝,你很好,只是我更喜欢瘦一点的女孩子?

在我绝望的心情里,江沅神情焦急地在我面前蹲下,然后问我:「枝枝,你还好吗?」

枝枝不好, 枝枝非常不好。

「你试着动一下,看能不能站起来?」

我稍微动了一下,疼得钻心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:「不行,我 好疼啊。要不你们打 120,找个担架把我抬走吧......」

江沅深吸了一口气。

然后他跟我说: 「枝枝, 你稍微忍一下。」

接着江沅就一手揽着我的腰,另一手在陈墨的辅助下,小心翼翼地把我从地上抱了起来。

「疼啊——!」

不光腿疼,心也疼。

江沅抱了我。

他公主抱了我。

一手揽着我腰上肋骨的位置,一手勾着我膝弯。

他还跟我说: 「枝枝,搂着我脖子,小心掉下去。」

从操场到校医院,差不多有九百米的距离。

这九百米, 我感觉我已经在人世间走了九个轮回。

晚上出门前我特意称了体重,112斤。

到医院之后, 江沅抱我去看急诊, 我整个人已经麻木了: 「学长, 你把我放下来吧, 我怕累着你。」

「累什么?你又不重。」

他低头看了我一眼, 距离过近, 那双湿漉漉的温润眼睛好像水洗过一样, 闪闪发亮。

「再说了,以前又不是没抱过。」

???

他说什么??

我晴天霹雳。

江沅把我放在病床上, 医生过来诊断, 又做了两个检查, 最后得出结论, 说我这是大腿内侧的肌肉和韧带拉伤, 需要静养。

然后给我开了一个星期的住院单。

......真好啊,我又一次靠减肥把自己送进了医院。

我被转移到病房的床上时,已经是深夜了。

陈墨和江沅坐在床边,一个帮我拉开被子盖好,一个转身去倒了杯水放在床头柜上。

我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问江沅:「你刚才说,你之前还抱过我,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?」

总不能是我满月的时候吧??

我刚把自己脑补的乱七八糟的场景从脑中删掉,就听见江沅说:「那天在院办走廊,你低血糖晕过去之后,我把你抱到了休息室。」

我不敢置信,痛心疾首地看向了陈墨:「你不是说是你抱的我吗??」

她翻了个白眼:「拜托了陆枝枝,我那还不是为了配合你俩互相演戏,你也不想想,我怎么可能抱得动你?」

「.....好了,你闭嘴吧。」

陈墨很听话。

她不但闭了嘴,还转身出去了。

临走前,她不忘贴心地带上门,把我们俩关在里面。

四下寂静,我忽然有点不敢直视江沅的眼睛。

「……其实我原本希望你自己想通,可是我发现我错了。」江沅有些严肃的声音响起,「有些事情,如果我不跟你讲明白,你就会一直钻牛角尖,把自己给框进去,走不出来。」

我蓦然抬起头,愣愣地看着江沅。

他伸出一只手, 轻轻搭在我的手背上。

「枝枝,我给你送宵夜,请你喝奶茶,都是想告诉你,我不觉得你胖,而且你本来也不胖。按 BMI 指数来算,165/55kg,就是再正常不过的标准体重。」

不愧是理工男,安慰人都要用数据说话。

这种时候, 我居然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

「身材, 颜值, 性格, 甚至打游戏的技术, 写代码的能力——每一项都是你的属性, 你不是因为哪一项属性吸引到别人, 而是这些属性共同构成的, 可爱的你。」

他真的......好会讲情话。

我张了张嘴:「你不懂,江沅。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我,已经是 瘦很多之后的了,之前我 150 斤——」

「我见过。」他忽然打断我, 「我见过 150 斤的你, 不妨碍我被你吸引, 为你心动。」

仿佛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响。

我几乎完全停止了思考能力。

江沅说,他见过 150 斤的我,也就意味着,他高中时就见过我?

可是为什么,我并不记得高中时认识过他?

我发出灵魂质问: 「难道我失忆了吗?」

11

好吧,其实我并没有失忆。

第二天,在邻市上大学的表哥专门赶来看我,我才知道江沅那 所谓的「他见过 150 斤的我」,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江沅的确见过我, 但我也是真的没见过他。

因为, 他是在表哥赵瑾手机里见过的我。

他俩是学校篮球社认识的朋友。当初,我写完那首尚且青涩的《秘密情书》,因为心中忐忑,然后把录下来自弹自唱的视频发给了赵瑾。

第二天,赵瑾跟我说,他觉得我要是这么表白,肯定能成功, 我才下定决心行动。

「当初你发来视频的时候, 我也正好在场。」

「说实话,我根本没注意到你 150 斤,或者注意到了,但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重点。」

他说着,忽然往前凑近了一点,认真地看着我,「我只看到,这个在唱歌的女孩子,她好像浑身都在发光。」

「赵瑾跟我说,你要唱这首歌跟一个人表白,但是害怕不成功。我告诉他,如果是我,我一定会马上答应下来,所以他也就这么告诉了你。」

后面的事,就是我表白失败,减肥进了医院。

赵瑾来看望我时,江沅觉得非常抱歉,得知我喜欢吃蓝莓蛋糕,特地买了一个,托赵瑾送来给我赔罪。

他说其实蛋糕盒底部有张道歉卡片,但我回忆了一下,我好像吃完就把盒子给扔了,压根儿没注意到有什么卡片。

江沅还说,其实我一考上这所大学,赵瑾就跟他说了,我会成为他的学妹。

但新生晚会上见过之后, 他却迟迟没有来认识我。

「因为……我也在害怕。」说到这里,江沅微微苦笑,「枝枝,我和你一样,我也怕你觉得我是个除了写代码什么都不会,性格很无聊的人。」

我脱口而出:「可你还有一张很好看的脸啊! |

说完觉得这样可能显得我很浅薄,又补充了一句:「你还会带我打游戏,你打野那么强,都把我这种菜鸡带上星耀了。」

.....完了,好像显得更浅薄了。

为了补救一下, 我决定澄清一下上次的误会。

「其实吧,和我绑情侣关系的那个澜,他的确是个小学生,我 上回是骗你的。」

江沅沉默了整整一分钟。

然后他问我: 「打游戏吗?」

我火速摸出手机上线,结果等了半天,也不见江沅,倒是澜哥 在线。

我催江沅:「你倒是上线——」

然后当场愣住。

江沅的手机里已经传来了游戏的背景音乐。

他叹了口气: 「你现在才发现这件事,我也是很意外。」

江沅,就是澜哥。

这六个大字在我心头反复回荡,刻下了深深的痕迹。

然后我马上回想起那天晚上,我和陈墨在江沅面前做作的表演。

该配合我们演出的他, 视而不见。

一米八九的大帅哥,请我喝奶茶,还给我买蓝莓蛋糕。

真好啊。

我已经算不清这是我在江沅面前社死的第几次了。

「其实这个是我堂弟的号,他的确还在上小学,我答应他,只要他好好读书,我就帮他把段位练到王者。」

江沅说: 「那天晚上,我是在附近的人里看到你的头像,一眼 认出你,然后就拉你一起排了。」

说到这里,他忽然笑了一下:「没想到,你一口一个大哥,叫得这么热情。」

算了, 陆枝枝, 算了。

只要你不尴尬,尴尬的就是别人。

我在心里疯狂给自己洗脑,然后冲着江沅灿然一笑:「大哥, 双排上分吗?」

• • • • • •

其实江沅讲的很多大道理,一点也没有错。

原本听不懂的源码,在自己 Debug 自己跑的过程里,我一点一点弄懂了。

原本菜得要死的我,在一次又一次的峡谷磨炼中,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合格的辅助。

原本自卑又怯懦的我,就在他的数据和情感双重论证下,忽然不那么在意我的赘肉了。

他是这样能让我变得更好, 更从容的人。

我真的好喜欢江沅啊。

一周后, 我伤好得七七八八, 办了手续出院。

江沅来医院接我。

已经是黄昏了, 天边夕阳铺开一片暖洋洋的橙红色, 把气氛烘托得特别暧昧。

我们往寝室楼走的时候,路过了操场,老远我就听到那传来音 乐声。

「之前听说过,好像今天有独立乐队过来做免费演出。」

我眼睛一亮, 拉着江沅往操场走: 「我们过去看看吧!」

台上果然是一支乐队在演出,音乐很躁,长发的吉他手一边弹 琴一边疯狂甩头发,全场都跟着他一起蹦。 江沅按住我的肩膀, 把我固定在地面上。

「别跟着跳,你腿还没好全呢。」

一首歌唱完,音乐声停了,吉他手微微喘着气:「大家已经跟着蹦了三首啦,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。」

——这是最好的机会。

我眼睛一亮, 挣开江沅的手, 往台上走去。

吉他手疑惑地看着我: 「妹妹,你这是.....」

我问他: 「我今天没有带琴,可以借你的吉他用一下吗? 我有首歌想唱给一个人听。」

他脸上瞬间出现了悟的神情, 摘下吉他递给我。

我夹好变调夹,目光从台下的人群中准确找到江沅。

他真的好耀眼。

这么夺目的人能喜欢我,大概证明我也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吧。

我清了清嗓子,对着面前的麦克风道:

「我想唱一首我新写的歌,给我喜欢的男生,他叫江沅。我想跟他说,两年前,你听过我给另一个人唱的《秘密情书》,现 在我要给你唱,专门为你写的——《世纪情书》。」 这几天在医院里, 我写完曲子, 还一气呵成填了词。

这首歌盛大又热烈。

像是夕阳下的我和江沅。

唱到最后,全场都沸腾起来.

我站在舞台上,盯着台下江沅的眼睛: 「江沅,我喜欢你,来做我的男朋友吧,好不好呀?」

他微微仰起头, 于千万人中看向我, 笑容同样很灿烂。

他大声对我说: 「好呀。」

(完)

该盐选专栏共20章,83%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## 万里江山亦如君: 搞事业女主的绝美爱

## 情

巧克力阿华甜

共20节

会员专享 ¥19.00

编辑于昨天 05:56

真诚赞赏, 手留余香

3 人已赞赏



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